◎金台茶亭

杏花村记

□ 斯 雄

《杏花村雨后》　　魏 镇绘

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，每到春节从北京回湖北老家过年，我都会花钱买瓶好酒孝敬父母。

记忆中，买得最多的是老“八大名酒”之一的杏花村汾酒。酒瓶呈琵琶型，白瓷质地，饰以花纹并彩画，画中题有“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”。

我也因此很自然地认为，杜牧《清明》诗的发生地，是在山西。

直到有一次到安徽池州出差，当地人建议我去看一下杏花村。

“哪个杏花村?”

“就是杜牧《清明》诗中所指的杏花村呀。”

“那个杏花村不是在山西吗?”我有些愕然。

“不，是在我们池州市，贵池区城西秀山门外。”当地人很肯定地说。

我还是将信将疑。

从北村口一路走下来，杏花流泉、问酒驿、白浦荷风、唐茶村落、窥园、百杏园……唐风唐韵令人仿佛有穿越之感。杏花村文化旅游区据称以史载杏花村旧址为基础复建。村里新建有牧之楼，“牧之”二字取自杜牧存世的唯一书法作品《张好好诗》。楼内展示有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〈池州府志〉》，志中记载:“杏花村,在城西里许。杜牧诗‘借问酒家何处有,牧童遥指杏花村’。”

陈列的史料文献还有许多,可谓旁征博引。

自古为村立志者，颇为罕见。然清康熙年间贵池人郎溪编撰有《杏花村志》十二卷，以浙江巡抚采进本收入《钦定四库全书》，为唯一入选《四库全书》的村志。至清末民初，池州人胡子正编纂有《杏花村志续集》传世。1979年版《辞海》说得更明确：“杏花村，在安徽贵池市西。向以产酒著名。《江南通志》载：唐诗人杜牧任池州刺史时，有‘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；借问酒家何处有？牧童遥指杏花村’一诗，即指此。”

如此看来，说杜牧笔下的杏花村在池州，也算是有据可考。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，贵池便着手复建杏花村，先后建有两个杏花村文化公园。2012年开始，池州市政府开始大规模建设杏花村文化旅游区，计划建成一个集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为一体的大型民俗休闲度假区，意在恢复“十里烟村一色红”的壮观景象，将杏花村复建成名副其实的“天下第一诗村”。

除了池州杏花村，全国叫杏花村、号称是杜牧《清明》诗发生地的，有不下20个。其中包括广为知晓的山西汾阳，还有湖北麻城。杜牧任池州刺史前，在黄州任刺史，麻城时为黄州辖县。而江西玉山县也有个杏花村，因杜牧曾赴江西任观察使幕……这些杏花村，多少都能找出一些史料、文献为之佐证。

考察史料可知,天下杏花村未必只一家。

村，本为乡下聚居的处所，至唐代方成为管理单元。村落的命名，或按姓氏，或据山形地貌，或取自典籍，或得自盛产之动植物，不一而足。叫杏花村，本不稀奇。但要认定哪个杏花村一定是杜牧《清明》诗的发生地，确实有难度，毕竟杜牧没有明说过。

蹊跷的是，一直到南宋前，都没有明确《清明》诗是杜牧的诗作。同时代人，杜牧的外甥裴延翰为杜牧所编纂的《樊川文集》中未收录此诗，北宋年间所编《樊川别集》乃至《樊川外集》也没有，只是在南宋年间所编《樊川续别集》里才第一次出现。清康熙年间编校的《全唐诗》，“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，凡二千二百余人”，所收杜牧诗作，仍未见《清明》诗。明中后叶始，个别方志中才谈及杜牧与《清明》诗、杏花村的关系。难怪陈寅恪在其《元白诗笺证稿·附校补记》中说，“此诗收入明代《千家诗》节本，乃三家村课蒙之教科书，数百年来是唐诗最流行之一首。若就其出处，殊为可疑”。

更糟糕的是，《清明》诗从一开始出现，就没有明确是在何时、何地所写。历代不少学者认为，杏花是典型的唐代意象，“杏花意象”在唐时不外乎“春天的象征”“村野”“成仙”及与科举功名有关的“杏园”等寓意，至宋以后，才渐渐与“村野酒家”产生关联。

如此看来，《清明》诗中的“杏花村”，或许只是一个文学意象，并非专指某一具体村落。

《四库全书》收录《杏花村志》时，加有按语点评：“杜牧之为池阳守，清明日出游，诗有‘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’句，盖从言风景之词，犹之‘杨柳’‘芦荻洲’耳，必指一村以实之，则活句反为滞相矣。然流俗相沿，多喜附会古迹以夸饰土风……”读罢让人面红耳热，汗颜不已。

这倒让我一下子想到一句网络戏谑之言：“伏羲东奔西走，黄帝四海为家，诸葛到处显灵，女娲遍地开花……”

可不是吗？近些年来，鉴于年代久远，又无法准确考证，类似“杏花村”这样争抢名人故里、古代名址的事屡见不鲜。甚至不管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过的人物、遗址，乃至神话、小说中的虚构人物，居然也被无休止地争来夺去。

而对“杏花村”而言，其商标被一分为二，“酒”在山西，“玩”在安徽，算是各得其所了。现实点讲，如今再围绕杜牧、《清明》诗与杏花村之间的关系去作无谓的争论，既无意义也无趣。如真能借此打造既有历史又有文化的旅游胜地，助力乡村振兴，发展经济，倒不失为美谈。

三颗沙粒（外二首）

□ 耶杰·茨仁措姆

三颗沙粒

我从月光染白的露水中
寻找爱人抛掷的三颗沙粒
他们曾在母亲剪切的脐带穿过指间时
落向村庄
村尾的白塔
守护着村庄和爱人抛掷的
三颗沙粒
太阳每天从村头的玛尼堆经过
我和清晨一样爱过雪山
以及雪山上的雪莲
白色的光照耀着
丝丝缕缕
催醒了露水
雪山下
我又找回了
爱人抛掷的三颗沙粒

半个月亮

半个月亮，越过山头
关闭最初的承诺
用一半照亮人间的夜色
树影婆娑，河流暗黑
夜行人找寻另一半月亮
始终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

雪 花

雪花离开天空
奋力地落下
像开满野花的牧场上
奔跑的羊群
听，由远而近的蹄声
像婴儿的啼哭一样美妙
这浩浩荡荡的雪花
仿佛要将人世间所有的幸福
一片一片地抛向大地
那就请摊开双臂吧
只要我们还留有一丝温暖
落下的雪片就会植入我们的肌肤
浸透干涸的心田
哦，等一等
再等一等
等雪花染白树头
染白村社
染白家的方向
我们就会看到
幸福的颜色

《甘南雪景》　　王永久绘

本期华文作品版推出4篇作品。斯雄《杏花村记》中，作者本以为杏花村在山西，没想到安徽池州也有一个杏花村，在实地考察与考索史籍后，他认为，杜牧《清明》诗中杏花村所指何处并不重要，如能借此把名人名诗与景区开发、乡村振兴联系起来，也不失为一件好事。藏族女诗人耶杰·茨仁措姆的三首诗写的是自己的家乡——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。流转的意象如“转经筒”般回环往复，带我们进入那片神奇的雪域高原。田福雁《穿过时间的老树》在状物写人中更增加了历史的纵深感，老杏树是一位见证者，它看着一代代人长大，而每一代孩子对它情感的变化更折射出生活的变迁。姚园《陌生人的触动》写一次打车的经历。陌生人给予的信任在久居海外的“我”心中是稀缺的，这未经修饰的温暖深深感动了“我”。

——编 者

穿过时间的老树

□ 田福雁

时间像是有重量，一点点加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变得沉稳了；一点点加在这棵杏树身上，它变得老枝弯曲，横斜有致。

堂哥6岁那年，把一棵细小的杏树苗栽在院子南墙下。一年年，树苗长大，开花，结果，今年这棵杏树已经55岁了。

我记得它青春时的模样。

那时，爷爷奶奶、大伯二伯和我们同住在这个大院子里，光我们这一代年龄相仿的孩子就有十几个，整天热热闹闹一起玩着长大，几乎没注意这棵杏树的存在。它兀自在南墙下生长，我们甚至忘记了它第一次结果带来的惊喜。

我读初中时，它正值青春，风华正茂。近6米高的树干，枝杈旁出，树冠丰满。每年春气刚动，暖风初起，树枝上就冒出深红的花蕾，不久花蕾就绽出一串串粉红色的花朵，满院子飘着甜丝丝的香气。到了初夏，经过雨水滋润和暖阳照耀，它开始释放积蓄一冬一春的能量，呈现出蓬勃的生命力。树干挺拔起来，每一片树叶都精神得发亮，从花落果出到青杏的小脸儿涂上红色，用不了多长时间。红红的杏子继而缀在它年轻的枝杈上，掩映在鲜绿的树叶间，微风吹过，红绿交织，生机无限。杏子见阳光的一面红红的，另一面黄黄的，咬上一口，酸酸甜甜。虽然还不到最成熟的时候，但这时却最美。

小时候，这棵树是我们的乐园。满树甜杏是我们的最爱。杏还没熟好，我们已迫不急待，总是趁大人不注意就摘一小兜，躲到一处几个人分享。一天晚上，父母不在家，伯伯家的兄弟姐妹聚到我家，我们压制着兴奋的心情等着其他几间房里的长辈休息。一间间屋里的灯终于关了，我们几个蹑手蹑脚来到树下，几个爬树，几个在树下指挥。树上的把衣襟撩起，不一会儿就摘了几大兜，跑回屋里，哗啦啦倒在炕上，鲜艳的滚动的杏子碰撞着我们雀跃的心，我们边吃边兴奋地说着刚才的各种紧张和慌乱。

杏树不只给我们捧出果实。平时，遇到开心或不开心的事，它是我们说话的地方。大人忙于生活，很难注意到我们的心情，有事就和同伴说。靠着树枝，似乎有一份依靠。有时，兄弟姐妹打架，一个在前面跑，另一个在后面追，非要把对方追到树上为止。有时追到树上还不罢休，双方还要在树枝间腾挪几番。

对我们来说，这棵树是伙伴。我们在树下奔跑，树上追逐，打打闹闹，就这样和它一起成长，度过了我们的少年时光。

中学时，一个夏天的夜晚，母亲还在忙，我在窗台边写作业。村里已一片沉寂，我抬头看向窗外，这棵杏树正对着窗子。灯光透过窗子打在树上，勾勒出它的轮廓。树枝围拢在一起，枝繁叶茂，在空中互相呼应。晚风轻送，树叶一片清响。这静夜里的清响，触动了我的心灵。那一刻，我确信，在这怡然的夜里，杏树没有睡去，而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，枝叶间正细诉着内心的故事。

和我们相比，祖辈父辈对这棵树有着别样的感情。那时生活简单清贫，长辈没有多余的精力给孩子们欣喜，也没有多余的钱给孩子们买零食，而杏树每年挂出的一树果实，像是代长辈送给孩子们的喜悦和美味。每到杏子成熟，长辈把一捧捧甜杏放到孩子们面前时，他们看杏树的目光中，除了欣慰，还有满满的感激。这棵树就像长辈的一个助手，帮助他们表达情感，给予我们爱。

花落花开间，我们长大了。大伯、二伯相继搬出院子，在别处盖了新房，只有爷爷奶奶和我们家还住在这里。院子比原来小了，而我们也从这个院子走向更大的世界，读书、工作，走到天南地北，落地生根。兄弟们顶门立户，开始全新的生活；姐妹们远远近近，结婚成家。院子不像原来那么热闹了，而这棵树，一直在院子里守望着。

几十年，院子的面貌变了又变，房子从土坯房到砖石房到现在改造后的新房，地面从黄土地到现在的水泥地和石板路，院里从到处堆放的农家杂物到现在每到夏秋欣欣向荣的瓜果和花草。这棵树在南墙下，静静地撑出一片风景，给院子增光添彩。

上次回家，堂哥的女儿领着2岁多的孩子回娘家，我们在杏树下闲聊。我抱起小孩，他的小手正好能摸到低处的树枝，粉白的小手和粗糙的枝桠，对比多么鲜明。那时，杏刚吃过，只有高处还零星挂着几颗。我想办法摘下几个放到孩子手里，他感觉新奇有趣，一点儿也不急于放到嘴里。我想，这些甜杏在他眼中，与我们那时完全不同——在我们眼里，它是最重要的美味，而对他们来说，可能排不上号了吧。

新一代是这棵树见过的第五代人，他们的生活与这棵树联系微弱。他们不会在树上树下嬉戏，因为他们有那么多更好玩的游戏；他们不会像我们一样盼望它结果，因为他们有更丰富的零食。

当年，当堂哥在清贫中怀着热望栽下这棵杏树时，怎么能想象几十年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。老杏树不是孩子们的念想了，如今，它成为装扮新生活的风景。

时光雕刻着我们，雕刻着这棵树，它被雕刻得老枝交错，横斜有致。现在，它依然每年如期开花结果。老树新花无丑枝，那花那果依然是那时模样。

郭志平绘

◎小小说

陌生人的触动

□ 姚 园

抑或谁都有被某个场景、某个细节触动的一瞬，尽管那极可能是零星的，如碎片似的散落在记忆的某个地方，却会让人在不经意间想起，并因此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暖。

记得那是前年枫叶婆娑起舞之际，我搭乘航班从西雅图前往北京，10多个小时后，于无限好的夕阳时分抵达。

我婉谢朋友来接机，因为我知道那是下班的高峰，堵车是不可避免的惯常。让人家的宝贵时间耗在蚂蚁似行进的路上，岂不是一种罪过？虽然朋友一再说没关系，可我却不好意思。

推着两件不大不小的行李，循着机场的指示牌，到了排着长队的出租车站。等吧，反正不会让人等到地老天荒。好像正是受“既来之、则安之”心态的指引，轮到我上出租车时，反倒觉得这么快！其实已被冷风吹了半个多小时。

从司机一口的京腔，知道他是地地道道的当地人。只是他不像一般京城出租司机那样动不动就侃侃而谈国事、天下事，他只论天气论路况论老百姓关心的油盐酱醋。他也不问我从哪里来，仅问我去哪里。“从哪里来”，延伸下去可是一道哲学问题哦。

当时，车里车外，光线昏暗，我与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，好像也是对一路走走停停的慢时光的一种消磨。而我最怕遇上这种一会儿启动，一会儿刹车的状况，晕车会不折不扣地把我围困。我暗自对自己私语：不舒服是胃用来提醒自己的，可别真忍不住啊。可我终究没能挡住胃里的翻江倒海，不得不向司机求助。我有气无力地问他：“可否在路边停一下，我快忍不住了。”

他回头望了我一眼，我从他刹那即逝的眼神里，读到了关切。他说：“你再忍忍，这条路车流不息，我从下一个路口出去，那边安全些。”我除了点头，好像已经没有力气回话了。那一两分钟光景，仿佛一个世纪那般漫长。

车终于停下来，我解开安全带，冲下去，蹲在路边，既难堪又难受。尤其令我感到抱歉的是，我没有足够的纸巾将污秽清除。无地自容加重着我的不适。

这个时候，司机的声音从我背后响起：“你好些了吗？我车里有牛奶，你要不要喝一瓶？”我摇摇头，问他：“你有矿泉水吗？”他说他杯里有茶水，说完返回车里，拿出水杯递给我。这来自陌生人的善意，这善意含着的温度，远远超过了茶水本身。

北京于我而言是陌生中带着一些熟悉，每年回国，无论是转机或者停留几日，我几乎都会来这里。乘过不少出租车，这是我第一次遇到如此温情的司机，想必生活在这里的人们，体会会更多。

我觉得这细微的举动并非偶然，越是细小或不经意发生的事，往往是人性使然，是未加修饰的素面朝天。